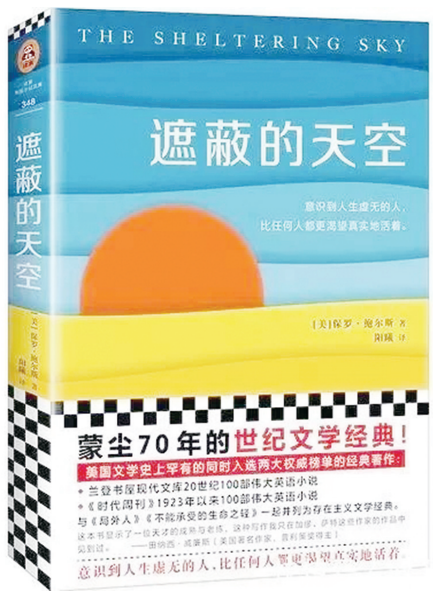


自织的天幕

——读保罗·鲍尔斯长篇小说《遮蔽的天空》

何诚斌



《遮蔽的天空》

【美】保罗·鲍尔斯 著
阳曦 译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天气寒冷。春已临近，并不意味着即将美好，因为新冠病毒还在侵害人类。疫情已肆虐一年，其间我曾孤独地过了一个春节，对于马上到来的这个春节是否还乡，我犹豫再三。最后，决定响应政府号召“留在本地过年”，于是在微信群里告诉同胞兄弟及亲戚们：“今年过年不跑了，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，不知道谁是无症状感染者，一旦成为密切接触者，连累许多人。我的行动影响你的自由！”

新冠病毒确实狡猾，入侵有些人体，表现为“无症状”，却仍有传播性，这就很可怕了。我望了望天空，想起最近读的保罗·鲍尔斯的小说《遮蔽的天空》上的一句话：“天空掩藏了背后的黑夜，遮蔽着天幕下的人们，挡住了苍穹之上的恐怖。”

肉眼看不见的危险，意识中不存在的痛苦，被一种东西掩藏、遮蔽，它是人自己的肉体，自己的思想，又是同类的肉体与同类的思想。波特与姬特厌倦世俗生活，逃离沉重的欲望，却陷入恣意散漫而沉沦于精神虚无。两个人互相支撑的情感大厦在沙漠中坍塌，风沙裹走了他们的责任心。一个被伤寒夺去生命，一个被异性占有而失去自由。头顶之上，传递给他们的是什么信号？吞噬一切！“天空随时可能撕裂，裂缝两侧飞速向后退去，露出后面那张巨口。”

我想，一盆滚烫的水泼向蚁群，对于它们来说是天灾吗？蚂蚁决定不了人类的手，而人类焉能决定降临到自己头上“天灾”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呢？聪明的人类，在不断提升应急处理灾异的能力，努力寻找那只感觉得到它存在而幻化于无形的让人看不见的手，却没能管好自己手，砍伐森林，破坏植被，制造污染，过度利用技术进行享乐，或借科技之名逐利，导致地球气候升温，冰川融化，海平面升高……这些是人们知道的现象，还有多少不

知道的现象呢？

相对于陆地，沙漠、海洋是既神秘又充满危险的境域，不少小说家选择它们作为“典型环境”或者背景，其中多为展示人类强大意志力、征服力。我不由得在想象中比较起鲍尔斯与海明威这两位作家的手：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写于1952年，他的手指向的意义负载于老渔夫的手，没被大海吞没。鲍尔斯的《遮蔽的天空》出版于1949年，他的手撕开了小说主人公头顶上蓝色的天幕，让他们被恐怖吞噬。

由于人类的历史伴随着大大小小的灾难，个体普遍经受各种各样的挫折与痛苦，这也就使得《老人与海》之类的作品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，它明确地告诉读者，人类具有战胜自然与灾难的力量。《遮蔽的天空》同样有意义，但它绝非表达人类顽强、自信、人性张扬这类主题，而其文体价值仍是不可遮蔽、也无法遮蔽的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无论东西方文化，主流价值观都倡导人们创造幸福生活。尽管有些幸福是能感受得到的，可往往它也会成为一种遮蔽。当我站在这栋大楼上，看窗外一幢幢大厦割裂天空，难得享受阳光时；当我拥堵在路上，内心焦急难耐时；当疫情严重，我无法还乡，无法去另一座城市看亲人时……凡此种种，我的幸福感会降低许多。不禁问：人类将自己带入称之为文明的现代，又会将自己带往什么样的未来呢？

“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声音，告诉你拒绝责任、拒绝选择的劳苦将带来莫大的自由，哪怕正是那些选择造就了今日的你。渴求随波逐流的‘无须思考的满足’并不新鲜，但要满足这种欲望，我们现代人有无数的方法：极左主义意识形态、极权主义宗教、毒品、权威崇拜、大众市场广告、电视成瘾、色情作品，如果你对这些东西有所疑虑，那么还有宿命论心理学和社会学孜孜不倦地告诉你，自由意志完全就是文化强加于你的幻觉。”作家托拜厄斯·沃尔夫看过《遮蔽的天空》后，如此说。

文化即是一种遮蔽，而文化是由群体共同意识行为形成的。文化对于人们的感受，是在场与无，实有与虚。人们用自己的手，招致看不见的手打过来，其实就是自织天幕，进行自我遮蔽。权力与权利，用不好都成为自我遮蔽物。一只只手叠加、垒起，遮蔽物极其厚重、体量庞大，其缝隙是细菌繁殖的温床，暗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。

董宁文的传奇

汪凌

年中，蒙广丽惠赠她责编的“开卷书坊”（第九辑）若干册。炎夏苦热，杂事纷扰，拿起放下再三再四，好在收录多是短章，也不妨碍拾起接着读。董宁文《写在开卷边上》（文汇出版社）是最后看的。董先生和《开卷》已是书界传奇，子聪“开卷闲话”及后来成书的《闲话开卷》都曾读过，便先入为主以为仍如此，然而拿起书就有点手不释卷。序跋和后记在书里占了不少篇幅，这些编书记余讲些前因后果来龙去脉，行文舒缓，简素，不枝蔓，但人事都交代妥当。其它的如编辑杂事、读书历程、师友往还诸事，也占不少篇幅。他讲自家出身，讲买书读书心得，讲“一个杂志社”“一个出版社”的甘苦，讲过程中结交的老文化人新读写家，讲《开卷》的前身和未来愿景，以及近十来年开始的各种“开卷”书系的策划编辑出版……在书中，他说喜欢读书日记传记年谱掌故类的图书，其实这本书就有点类似“编辑掌故”，对以读书为乐的，做过这行当的，便时有会心；加之各种文坛大小事，和穿插其中的各种书影墨迹，读起来甚有趣味。有时，看到一些耳闻知晓的若干人事，就像遇到熟人说些文化八卦，十二分的兴味盎然。

他的文章大多写普通书人与书事，这实际是读书界更广泛的基本群体，他们各专其业，各在一方小天地中自得其乐。董宁文二十余年编刊编书，不吝于从微小事做起，以质朴谦和圆融的姿态，与各方交游往来，积聚起丰富的人脉文脉书脉。因此他笔下的人事虽各有其状，然读书人的“书式生活”却是共同的（“书式生活”是董宁文的夫子自道，这里借用一下）。更因《开卷》的民刊身份，那些不在官方出版物名录中的独立的民间读书刊物的生存状态，也展露出不为一般人所知的部分面目。

董宁文的文字平实谦和诚恳，不高屋建瓴，不斩钉截铁，行文不疾不徐，细节随处可见。如炉边品茗，闲话经手过眼的种种；又如山间细流潜行，而润物无声。文中时不时点缀三四文雅词句或类似话本的旁白，于文气便有所调节。比如“容我饶舌几句”之类，有个断顿，喘口气再继续前行。他常常喜用“读者诸君”的称谓，也很有个人色彩。这些个谦辞敬语的使用，给行文平添一抹恭谨之态，是少见的，细枝末节处，都让读者阅读时感觉从容和妥帖。印象深刻的还有书中随处可见的“XX兄”称谓，在我接触的范围，亦不多见。读“开卷”书系，也发现“开卷”作者多如此。想来，他们亲近硕果犹存的文化老人，在古玩摊旧书肆搜

寻老物，爱好掌故，考据旧事，耳濡目染，文字间便有古风古意，因此温润谦和，情谊深长，谦谦君子之态，令人如沐春风。

董宁文还是一位中国水墨画家，书中可知近年曾在南京办过展出过画册，我所零星见的多数小品，敷色淡雅，意境也合文人气质。仿佛他交往的画家绘事之外兼擅文事，他们追慕古人高趣，以及诗书画文相通融的境界，书画遣兴，诗文唱和，欣欣然游艺其中，这似乎也是“开卷系”别具一格的所在。同样，“开卷书坊”系列的装帧多素色简约，名家书法题写书名，安静而雅致。所有的种种融合起来，他的文章有书卷气，不鲜亮，略陈旧，内敛而可玩味。在书中，有一幅黄裳先生题写的“琅嬛福地”墨宝书影，想来这与南京六朝古都的山水人文涵养有相关性。

在我看来，《边上》还有点类似“宁文小史”。人生过半，难免有时回看来路，雁声鸿爪，留下或深或浅痕迹。在书中，各式文章汇总起来，便如同检索故实一般，复盘过往的酸甜苦辣。外人只见芳华，董先生大概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。但所谓莫问前途但问耕耘，在时间加持下，单薄素面的《开卷》迄今已出刊二百余期，“开卷”图书系列做成了出版品牌，他自家的“开卷楼”藏书已过万册，学者书家题写的书房名亦过百幅，更遑论多年有心收集的丰富多样的名家题签墨迹，积铢累寸，积微成著，而佳木蔚然，硕果累累。天道酬勤，此言真实不虚。他在《缘为书来滋味长》中自道：“我在读书中编书，在编书中读书；同时也在读书中学习写书，在写书中又去体会如何读书。就这样循环往复、日复一日地沉浸其中，在这样的读书生活中得到精神上的极大愉悦，这或许就是我的一种书式生活吧。”对一个读书人、爱书人来说，尘世中有如此愉悦，应是莫大慰藉。



《写在开卷边上》

董宁文 著

文汇出版社2020年8月版